

### (1) 小本收集的小故事

多年前，我在溫市唐人街片打街，看見一間陶瓷雜貨店結業大平賣。進去一看，架上有些陶瓷雕塑品：一件形象似一個詩人（[圖一](#)）、一尊菩薩、一個魯迅坐像，都賣十二元。我二〇一三年退休後開始了小本收集工藝品，如杯、碟、瓶、雕像等，告誡自己每次買東西不要超過十元。十二元稍貴，決定只買一件。在魯迅和詩人中間躊躇了一會。魯迅坐像我在香港時，在故友吳茂生中大辦公室書桌上見過，魯迅是他敬重的作家。那雕像頗流行。那詩人像少見，是杜甫吧？我看到有作者工作室名號，估算作者有點名氣，買了就放在家里沒有特別研究。

最近呆在家中，偶然翻看澳洲塔士曼尼亞博物館“黃氏珍藏”（[圖二](#)）目錄。黃氏就是黃兆漢教授和曾影靖兩夫婦，港大中文系（一九六四至六七），移民澳洲後捐了三百多件中國文物給座落在Hobart的博物館。目錄所列一件杜甫站立雕塑（[圖三](#)），跟我的雕像有相似地方，都有鬚鬚，也有書卷伴隨，衣飾相似。我認為我的雕塑是杜甫像無疑。再請教一位中文老師，他注意到雕塑者：魏勝耀。

他說：恭喜你淘到了寶，魏是當代雕塑藝術大師。我循作者線索找，果然。在湖北誠信拍賣公司一次拍賣目錄，找到了這件雕塑。原件一套四件：漁樵耕讀。定價人民幣二千二至三千元。謎底終於打開。坐著的詩人不是杜甫，只是書生一名，代拳表”讀”，形象以杜甫打底而耳。四種代表人物只得其一，是魏的工作室出品，不是他親手製作。十二元買來一件擺設和一些知識，也算值得。

我想：若再進而買魯迅，放在案頭，可以睹物思人。但魯迅像錯過了，後一個星期再去店鋪時已沒有了。二〇一四年，我和玉堅趁在三藩市九華同學聚舊之後，往訪茂生遺孀於薩克拉門托市。除薈看了茂生一些手稿外，光中女士送了我茂生珍藏的一本書：《拈花集》，魯迅收藏蘇聯木刻，北京魯迅博物館編，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，1986年7月第一版。扉頁“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五十週年”紙面上，還印有三個圖章，分別是“北京魯迅博物館建館三十週年紀念”、“魯迅逝世五十週年紀念”、“北京魯迅博物館贈”。顯然這是一本送給茂生的紀念冊。

這本書，結合我以前在溫市聖雲仙（St. Vincent de Paul）舊貨店以一元買回來的珍貴《引玉集》（1934年三間書屋作者手拓原本印造），正好是一對瑰寶，魯迅對蘇聯版畫的偏愛，都在其中，前後隔了52年。《引玉集》和《拈花集》湊成一套，我在二〇二二年趁港大馮平山圖書館九十週年館慶奉送了給館。茂生讀書教學時，在馮館留下多少腳印啊。

除了書，光中嫂還熱情堅持再送給我茂生一件遺物，一個魯迅站像（圖四、圖五）。這個像用深褐色泥做，炯炯有神，魯迅大衣下是一個臺基，基正面刻著魯迅名句“橫眉冷看千夫指，俯首甘為孺子牛。”而右手拿著書卷，左手在後捏起拳頭。一個書生，一個魯迅，連同我在香港帶來的李時珍像，三個人物都帶著書本，都是讀書人，我把他們並列在展台上。

（2020年5月11日）

朋友布裕民兄，深懂賞弄文物之道，說：“每個藏家對他的每件藏品，都有一個獨特的故事，或是廉價而得，或是高價競投，或是巧取（如唐太宗得蘭亭序），或是豪奪，或是苦苦蒐求，或是妙手偶得，或是滿足欲望，或是觸動心靈。娓娓道來，聽出耳油。藏品加上故事，才有生趣，有了人氣，才有生氣，否則甚麼都是工藝品一件而已。三件人物塑像之中，我最喜歡中間的那個不知名的書生，雙手交疊，好像金文中的「女」字，另有一番出自書卷氣的嫵媚。我更留意到他身旁那疊線裝書，古拙可愛。（我的線裝書，當年千辛萬苦從廣州背回香港，移民前全送了出去，人與物也是講緣聚緣散的）。”我回答道：“兄誠知音人也。我的小故事可說包括了淘寶、禮天而求諸野、失而復得、友情、巧合和機緣這些因素。李時珍像是瓷器，龜裂紋彩釉，面部表情細緻。可惜丟了毛筆。去年茂生兒子啟文已屆而立之年，專程來溫市探我，又帶來茂生遺物兩款相贈：鍾馗陶瓷雕像（圖六）和三個鼻煙壺（圖七），每個售價都百多人民幣。光中嫂是加州註冊中醫及針灸師，我還報以李時珍像。她把雕像放置在診所入口一張几上，來診的人，大概會發思古的幽情，稍為安心應診吧。”

讀書人像，除去兩頰各一（系咎）長鬚外，說是杜甫像也不算錯，而杜甫不正是讀書人的表表者嗎？像是泥雕，沒彩釉。魯迅坐像，比起現在的站像，更像文人不像戰士。我緊守「戒之在得」，錯過了，但得到故人遺物，又是另一番感受。

我得到。《引玉集》是機緣，難得的便宜貨，網上有售人民幣一千元。賣書的慈善機構 St. Vincent de Paul 中學九華書院時有在校內舉辦慈善賣物會。在溫市這間二手貨店，二〇二四年元旦結業。而得到《拈花集》是人緣巧合了。輒後在三聯一折書櫃找到《沒有字的書》，內有魯迅、郁達夫、葉靈鳳分別作序北歐佛蘭芒木刻家的三本作品。魯迅推廣木刻作為戰鬥武器，熱心可見一斑。

## （2）我的幾本線裝書（之一）

裕民兄曾說過他怎樣從廣州買得線裝書，捎回香港，移民前丟掉絕大部份。我在香港購書的日子，為擁有美觀的線裝書，曾買了藍布函一部十冊的古錚圖書，有字有圖有譜。運了來溫哥華，後來分送了兩個學習古錚的學生。我現在還有線裝書七本，和一本仿線裝書。一書之存，事有因緣。我的寥寥幾本，也和我生息相關，可茲記錄。

(之一)

《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》，文物出版社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。（[圖八](#)）。

這本書我買了兩次。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，我教書第二年，由彩虹村中學改去循道中學。一天，在教員室，教物理的老師興高采烈地朗聲唸起毛澤東的“沁園春·雪”，唸到下半闕“祇識彎弓射大鵬”，不禁大笑起來。我當時對毛的詩詞，一首都未讀過，放了學後便買了一部《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》來看看。那時買的，必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版。是線裝書，平裝本。此書大有來頭，就引官方網站來作介紹：

“1963年，在毛泽东主席70岁寿诞来临之际，他将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汇集起来，除已出版过的21首诗词外，新增加了《人民文学》1962年曾经发表过的6首词...此外还补充了10首从未发表过的作品...经过他全面修改审订之后，就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《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》(1963年版)了。

对于整个诗词的编辑出版，毛泽东主席显得相当谨慎。在篇目的选择上，他十分认真地校订了之前已经发表过的作品：如给曾发表过的、没有署名和写作日期的27首诗词添加了署名和日期，还为一些诗词补上了题目，对部分诗词的正文做了订正及修改了一些诗词的标点等等。而对于那些未曾发表过的作品，他则请来了出版社资深编辑、文化部门相关领导以及著名诗人...征询了他们的意见...这些细致的工作在毛泽东诗词的出版史上是从未有过的，而毛泽东主席参与亲自校订《毛主席诗集词三十七首》的工作，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。

当时，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，排印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，集字本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。其中，文物出版社出版的《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》分平装本和特装本。平装本主要面向普通大众发售，而朱砂特装本《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》则专门为主席特别制作，用于个人收藏和赠送友人使用...

在字体选择上...最后确定宋代浙刻孤本《攻媿先生文集》中集字编印。他们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得此书，并从中查找出诗词需要的三千三百多字，逐字照相、洗印、拼接成书...这项工作直到1963年10月文物出版社将印制的样稿送给毛主席办公室审阅后才告一段落...。

经过出版社多位同志的努力，集宋浙本字的《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》，按期于1963年12月出版。当时，《人民日报》为此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消息，《光明日报》以《民族传统刻印装帧艺术的异彩》为题，发表了对文物出版社的专访，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。

1976年1月，文物出版社出版了《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》。在原37首的基础上增加了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、《念奴娇·鸟儿问答》。这次集的是宋黄善夫刻《史记》字，字体圆润洒脱，刚劲有力。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出版之时，正值毛主席83岁寿诞，很有纪念意义。”（見《紅旗網》）（按：毛於同年九月九日逝世。）

過了十多年，我轉職到理工學院任教。手上有一本封面殘缺的英文硬皮書：Sir Francis Younghusband, *The Light of Experience*, NY: Houghton Mifflin, 1927, 是英國陸軍中校，入西藏拉薩屠殺了不少西藏人的軍官的評人評事文集。這本破舊的書，是在香港中環某舊書鋪檢得。理工圖書館有裝訂部，我認識了那位主管英人後，便徵詢他我那本書是否能修整，他二話不說，數天後便將一本堅固硬皮底面的書交還與我。為了報答他的雅意，我把《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》送給他，也解釋了木刻線裝書和這本書的來源，他滿意地收下了。我現有的書是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版，也就是出版社為毛八十歲生日重印。與第一版不同之處，是字體“集宋黃善夫刻史記字”。(圖九)即同一九七六年《毛主席詩詞三十九首》同字體。出版資料：文物出版社印刷廠印刷、新華書店發行、1975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、統一書號：1068.26、定價：1.00元。另外下端旁有紅色蓋印3.5，是港幣吧。上孔夫子網查看，一九七四年版有求售價高達200人民幣。跟了我五十年的少數線裝書，我不急於求售。反而那本略有關連的英文書Younghusband，在不久之前給了救世軍二手店了。

### (3) 我的幾本線裝書（之二）

除了《三十七首》，其餘六本，五本和佛教有關。兩本和一仿線裝書是先父遺留下來的：

《佛學初學課本》(圖十)光緒三十二年春二月石凍楊文會仁山氏識時年七十”

(1906)，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，金陵刻經處(1931)；《六祖法寶壇經》(圖十一)，香港佛經印送處，1955年成立之初所印，是港版，“歲次乙未年季春印送二仟部”，養光精舍藏版；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(圖十二)，香港東普陀寺發起募捐，共印七千五百五十本，一九七一年元月，藏版者：陳湘記書局。《金剛經》是一本仿線裝書，尺度近，但書旁兩處以釘書釘扣接網綁書邊而成，不是線穿。一本是我買的洋線裝書，“P’u Ming’s Oxherding Pictures & Verses, translated by Red Pine. NY: Empty Bowl, 1983. 普明牧牛圖頌，赤松譯。2015年四刷。紐約空鉢出版社，現售美金二十元。

先父不是佛教徒。他篤信道教，在粉嶺蓬瀛仙館渡週末數十年，從不間斷。先是會員，後任理事、館長、監事。還記得我在小學時，每天早上他高聲唸一遍《清靜經》才渡海返工：“太上老君曰：大道無形，生育天地，大道無情，運行日月，大道無名，長養萬物……”三本他傳下來的書，《壇經》還在封面寫上他的名字。我推想，在香港，儒佛道三教並存同處，關係和洽，香港佛教聯合會等機構印二千本《壇經》特別送一本給先父不足奇怪。

《初學》，我想是先父想讀點佛學入門書而買的。(他愛朗讀《孟子》某些章句。)《金剛經》印七千多本，流傳甚廣，他在蓬瀛應該很容易取到一本。

說到三本書的裝潢，金陵刻經處的最考究(圖十三)。用雙線網綁書邊，白宣紙，但沒有《三十七首》黃宣紙矜貴，大小木刻版字，有界行。作者楊仁山晚清民初學者，深究佛學，創立金陵刻經處，與梁啟超，譚嗣同熟落。譚的《仁學》據說就在金陵刻經處寫成。書價港幣三十元，書齡九十多了。孔夫子網有求售價九百八十元人民幣。《壇經》附”

香港佛經印送處緣起”，用單線網紮，看似活粗黑體字排版印成，缺少木刻的優雅，也有界行，印刷在玉扣紙上(圖十四)。七十年書齡，孔夫子網有求售價五百八十八元人民幣。仿線裝書《金剛經》是非賣品，書邊兩處用書釘封合，紙是每頁印雙面，不是兩頁對摺成一頁合裝成。從木刻雕版印來，字體娟秀，(比)美元刻本，(圖十五)只說馬湘記藏版，沒有詳細說明什麼時期的什麼人版本。

至於洋版線裝書，由美國人自號赤松，原名 Bill Porter，譯普明法師牧牛圖頌，薄薄一冊。(圖十六，圖十七)由十首七絕組成，分別指出本性成佛的階段：本性、初調、受制、迴首、馴伏、無礙、任運、相忘、獨照、雙泯。這位赤松，深諳中文，到台灣法鼓山修行，又遍遊中國寺廟，譯了寒山全集 (The Collected Songs of Cold Mountain, translated by Red Pine, rev. & expanded, Port Townsend: Copper Canyon Press, 2000)、韋應物詩 (In Such Hard Times, the Poetry of Wei Ying-wu, translated by Red Pine, 2009) 和編十了禪詩選集 (The Clouds Should Know Me by Now, eds. Red Pine & Mike O' Connor, Boston: Wisdom Publications, 1998)。這線裝書是英譯本，排行由左至右，雙線縫合，兩頁對摺成一頁。唯是紙張較厚，減少了線裝書盈手一握的韻致。

2020年5月20日

#### (4) 我的幾本線裝書 (之三)

我還有三本線裝書，值得記錄下它們的一些資料：《伊闕佛龕碑》，“中書侍郎岑文本撰，起居郎褚遂良書”。收藏者：北京圖書館，出版者：文物出版社，一九六六年四月第一版(圖十八，圖十九)。《宋拓多寶塔》，“南陽岑勛撰，琅邪顏真卿書”。日本清雅堂(廣瀨保吉)一九六五年初版(圖二十、二十一)。《家常話》，林慕萱，2008年。兩本線裝碑帖一本新線裝雜文。

我欣賞書法，時間頗長。小六進入九龍華仁書院後，結識陳若龍兄，他尊翁上海商人，經營化學物料，住何文田勝利道。若龍好交結朋友，我們到他家玩耍時，常常聽到陳伯練唱京劇，家中字帖不少，其中一本宣紙線裝冊寫著“臨麓山寺碑第四通”(原碑李邕撰書，唐開元十八年，730)，原來是指導陳伯京劇和書法的老師寫的，字體秀麗，我看了很喜歡。連同一本頗舊的線裝《蘇東坡醉翁亭記》字帖(上海文明書局印行)，若龍都借了給我。不知什麼原故，這兩本字帖從此就隨我東遷西徙，直到今年，他說遷了去一個退休園林住宅，有大書房，要練字寫畫了，我才寄還給他，算是六十年同學共同興趣的標誌吧。我對書法的興趣，由他引發。我性懶惰，只欣賞，不練習，至今亦然。

兩本碑帖都是六十年代底我教書買書生涯開始了才購入。《佛龕碑》列人民幣拾壹元，港幣六十五元，以當時物價看，是價值不菲。《多寶塔》則沒有印任何出版資料，只在紙書函

後有\$12.80 印。上舊書網比較各版本，原來它是日本清雅堂珂羅版初版，以後1968，1975年都有再印。是當時最好版本之一。有一本比我那本還舊的，求售價五百五十元人民幣，而《佛龕碑》同年同出版社的求售價有一千九百元。

我是因書法而買這兩本線裝書的。兩本有相似之處，楷書，都是盛唐（約唐高宗至安史之亂，650-755）的產物。《佛龕碑》刻於唐太宗貞觀十五年（641）。《多寶塔》刻於唐玄宗天寶十年（752）。書法家都時值壯年，四十多歲。兩個碑都是宋朝所拓。每次我打開碑帖時，立刻就心平氣和，神魂舒暢。褚字筆劃端正謹嚴，橫直如鐵劃，和刻功有關吧。顏體腴秀多姿，我更易感受到它的藝術感染。其實我帶來溫哥華字帖不少，因遇上一位勤於學字的朋友，就送出了大部份。保留了這兩碑帖、黃兆顯、饒選堂的書法印集，換來了甘介川的書法集，加上幾本基礎字帖，書道範本精華，於我如是而矣。

最後一本線裝書《家常話》，是港大同學林慕萱在溫市《星島日報》和中僑《松鶴天地》1991-2003年的專欄文字結集（[圖二十二](#)）。單線網紮，兩頁對摺成一頁訂裝。鉛字印刷，沒有界行。在此時此地出版一本線裝書，艱難可想而知。作者因此“祇製作了幾十本”，我想大概也許拿回香港製造吧。一百二十二頁，紙張選得較厚，比《牧牛圖》還厚，所以先在書沿上下邊兩處打釘把紙頁釘實，才加穿四孔讓線穿過而成為線裝。翻起書來，沒有線裝書的輕巧。但是，這本新時代線裝書卻有它輕盈悅目而又耐讀之處：一是封面設計大方淡雅，二是封面封底插扉加上了作者先翁的國畫墨線白描麻雀，說是從一百六十八隻選出的（[圖二十三](#)），三是書名《家常話》，作者閒話家常，倫理智慧娓娓道來，開明親切、詩禮傳家，就蘊含在小小線裝書上。我有幸得到一本，彌足珍貴。

2020年5月30日

全文完